

01 幼稚園的門口埕

Kueh Ut-un

彼工經過幼稚園的門口埕，看著內底全是糞埕、樹仔枝恰落葉，若親像誠久無人行踏的款。轉去厝聽阿母講起才知影，彼問我細漢讀的幼稚園因為少子化的關係，已經關欲成冬去矣。聽著這個消息，予我心內有淡薄仔稀微，因為對我來講，佇這個幼稚園的日子，就是我囡仔時代全部的記持。

講起幼稚園，可能無人讀比阮閣較久。別人開始讀幼稚園攏是五、六歲仔讀大班，抑無嘛是對三、四歲的中班開始讀。呵若我咧，人攏講我是將幼稚園當做大學來讀，自兩歲猶咧嗽奶喙仔就開始，讀甲強強欲老油條去！

因為誠細漢就去讀，所以逐工透早，我攏和阿母佇幼稚園的門口埕咧表演十八相送。阿母送我去幼稚園的時候，我攏會摸阿母的衫仔角，用吼的、用花的，叫阿母毋通走，毋通放我一个佇幼稚園。阿母無我的法，又閣趕欲上班，伊就騙我講：「阿母先去買物件子你食，若日頭行到門口埕的時候，阿母就轉來矣！」聽阿母按呢講，我就乖乖予老師煮入去教室內底，阿母才有法度去上班。

會記得彼時陣，我逐節的下課攏會共冊包措咧，走去門口埕等阿母，外口的車來來去去，攏看無阿母來。一直

到欲上課矣，老師就會共我牽轉去，對我講：「你看，日頭猶佇遐遠呢！咱先轉來教室等，敢好？」等無阿母，雖然目屎猶津袂煞，毋過有老師溫柔的安搭，閣有囡仔伴嘻嘻嘩嘩，我就會將阿母先囡踎一邊，綴老師、同學入去教室上課。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我的父母因為愛上班，不得已才會共我遮爾仔細漢的囡仔，送去幼稚園和別个大漢囡仔盪，予我這個躑大樓的孤囡，有囡仔伴陪我做伙大。

佇彼四冬，幼稚園的門口埕有我的目屎，有我和囡仔伴耍的笑聲。雖然我已經袂記得讀幼稚園的時陣，逐工上的課到底是啥物，猶毋過老師溫柔的笑容和伊佇門口埕煮我入去的情景，到今一直深深印佇我的頭殼內，怎樣仔都無法度放予袂記得。

02 剖王梨

楊喆希¹

熱人咧欲到矣，又閣是果子大出的季節。挂對彰化厝厝轉來的阿爸，一跤大大跤的紙箱仔入門，我猶未看著內底是啥物物件，就先鼻著一陣酸甘甜的芳味。看阿爸，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我就趕緊共伊鬥相共。我問阿爸：「紙箱仔內底敢是王梨？」阿爸共紙箱仔圍落來，用手腕共汗拭拭咧，伊講：「著啊！這是彰化阿公欲請你的喔！」

阿公、阿媽上疼孫，見若年節的時陣，阿公、阿媽知影阮欲轉去彰化，個攤會攢規桌頂的果子等阮轉去啖糝，閣會坐佇邊仔聽阮講佇學校抑是厝裡的心適代。阮若欲轉去基隆，阿公閣會攢一大拖的果子予阮紮轉去。這站仔阿媽出車禍，佇病院，挂著學校考試，我無法度綴阿爸、阿母轉去看阿媽，阿公一個人照顧阿媽都遐無閒矣，想袂到伊猶會記得攢我上愛食的王梨，實在足感心的。

看著王梨我就喙饞，趕緊叨阿爸剖王梨予我食，阿爸那棟王梨那講：「你知無？王梨是用一支一支來計算的，阿公買這箱十外支王梨才兩三百箇爾爾，彼是庄跤所在才買會著的價數。」阿爸叫我踎邊仔看伊按怎剖王梨，伊講剖王梨的技術是細漢時仔四常恬恬倚阿公的身軀邊，看阿公咧剖王梨才啻啻仔學起來的。

阿爸先用菜刀共王梨頭俗王梨尾切掉，王梨的皮不止仔厚，欲削皮著愛較細膩咧。王梨皮削了才共王梨破開，中央有一支王梨心，阿爸講：「王梨心食起來粗粗會咬舌，歹消化，一般人攞會提捋，毋過阿媽較惜福、驚拍損，會共提來炕肉，肉會變甲甜閣軟，加足好食的。」

阿爸共黃錦錦的王梨切做一塊一塊，挂好用齒戳仔戳咧，塞入去喙空。阿爸攞一塊予我，伊嘛趕緊食一塊，阿爸呵咾阿公揀的王梨誠甜、誠好食。我想，阿爸食著的甜蜜是阿公對困孫的關心，食王梨對阿爸來講應該是一種幸福的滋味。

從彼擺了後，我若食王梨就會想起彰化的阿公、阿媽。最近阿媽車禍傷已經出院轉來厝裡矣，我欲趁歇熱轉去和阿公、阿媽做伙食王梨，毋過這擺換我來剖王梨！

¹楊喆希 (Iunn Thiat-hi)

03 阿安真不安

陳明芳

彼工，我無意中聽著阿安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我毋是神經病。」

我和阿安同窗第五年矣，猶會記得，一年仔的時，伊定定佇上課精彩離開伊的位，行過來、行過去闊慧神慧神，一團仔去看壁堵的世界地圖，一團仔提老師桌頂的物件起來金金相，老師共喝，伊敢若攏無聽著，一支喙直直楚楚唸。閣較凌治人的是，伊的聲嗽不止仔大，佇恬靜的教室吵家拈宅，彼時陣我真討厭伊，實在有夠吵的啦！毋但按呢，逐遍考試，伊若是無考一百分，就會開始受氣，那哭那去共老師花規晷，老師規氣共伊的考卷改做一百分，阿安才欲收煞，若無，逐家攏免上課矣。雖罔予伊一百分真誠，毋過阮毋敢去揣老師窮分，因為老師逐工予阿安掣甲誠忝，看了真毋甘。

到三年仔，我又閣和阿安全班，哪會遮爾歹運？予伊吵拈甲無法度上課的日子真正是無了時。阿安的狀況愈來愈走精，到四年仔的時，若是無順伊的意，伊上課就khòk-khòk 插喙，或者是阻擋老師出功課，毋是情緒掠袂牢放聲吼，就是氣怫怫摔課本，嘛會唱聲無想欲來學校讀冊。老師共嚷，伊就愈番顛，吱甲厝瓦強欲崩去，樓頂樓

咬攏聽會著伊喝甲大細聲。自按呢，開始有同學風聲阿安是神經病。

五年仔矣，我猶原恰阿安全班，滿腹的委屈忍袂牢想欲頓心肝，這到底是啥物因緣？五年仔的導師真威嚴，罕得有笑面，逐項代誌攏有伊的規矩。一日，導師共逐家講一个自閉症因仔的故事，逐家那聽那感覺恰阿安足親像的，落尾才知阿安恰這個因仔相閣。就按呢，這五年我頭一改熟似阿安，原來伊毋是刁故意的，是先大腦部功能有損害。老師絕落去講，凡勢有人怨嘆恰阿安全班真歹運，毋過若是換一个角度想想看，這敢毋是予咱有一个機會去學習照顧「病人」咧？

自彼工了後，阮齊个仔相爭去共阿安鬥相共，陪伊開講、招伊迴迴。細粒子的阿安敢若阮的小弟仔，逐家願伊顧牢牢。想袂到欲歇熱進前，伊煞咧花講無愛歇熱，欲逐工來學校上課啦！